

刘承幹致缪荃孙函札考释

吴 青

内容摘要: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二十一通刘承幹致缪荃孙函札,内容多为刘承幹请求缪氏帮助鉴定古籍,亦谈及《毛诗疏义》、《宋会要》、《吴兴备志》等多部古籍的刻印与流播。整理与考释这批手札,不仅可以了解相关古籍的辑刻与流传过程,还可以管窥其时相关人物的交游过程及心态,为研究刘缪二人的学术思想提供新的线索。

关键词:刘承幹 缪荃孙 嘉业堂 艺风堂

刘承幹(1881—1963),字贞一,号翰怡,别署求恕居士,浙江吴兴(今湖州)南浔镇人,民国间著名藏书家、刻书家。缪荃孙(1844—1919),字炎之,号筱珊,一作小山,晚号艺风老人,江苏江阴人,近代文献大家。曾先后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(今南京图书馆)和京师图书馆(今中国国家图书馆),著有《艺风堂文集》、《艺风堂藏书记》、《艺风堂文漫存》等。

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刘承幹致缪荃孙函札二十一通,时间从1913年至1915年,其时缪荃孙为刘承幹所聘,主持编纂《嘉业堂藏书志》。书信内容涉及古籍刊印、流通等,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。本文将这些函札特予整理,并作考释。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昨奉惠示并书籍三种,谨已收悉。《赵松雪集》元槧极佳,洵属精品,惟敝处影刻存籍寥寥,暂不举行,而真籍又未敢久留,特以缴呈。邨架《龟溪集》、《西吴里语》已什袭藏之,该值容初三日面奉。上已伊迩,敬祈惠莅徐园,如蒙邀同闰枝^①先生枉游,尤深感幸,同深感盼为荷。尚此,敬请著安!

愚侄刘承幹顿首,二月三十日

①即夏孙桐(1857—1941),字闰枝,号闰庵,室名观所尚斋,江苏江阴人。光绪十八年(1892)进士,同年五月,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光绪二十年四月,散馆,授翰林院编修,与修国史会典。历任浙江湖州、宁波、杭州知府。

缪荃孙癸丑(1913)二月廿九日记:“送还翰怡《云溪》……又以元板赵松雪、明板《西吴里语》、旧钞《龟溪集》出售。”^①与函中所言相合,则本函当作于1913年。

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记》收有沈与求《龟溪集》,旧抄本;赵孟頫《松雪斋集》,元至正刻本;《西吴里语》则未见,不知因何。此三种书仅《龟溪集》见收于刘承幹《嘉业堂藏书志》。其中《松雪斋集》,刘承幹函中明确指出“未敢久留,特以缴呈”,还给了缪荃孙,而《西吴里语》和《龟溪集》则“什袭藏之”,但不知为何,《嘉业堂藏书志》中却未出现《西吴里语》。而据《嘉业堂藏书志》和《艺风藏书续记》的记载,刘承幹与缪荃孙所藏之旧抄本《龟溪集》,首页皆有“茂苑香生蒋凤藻秦汉十印斋秘笈图书”朱方^②,可见原藏于缪荃孙的这本《龟溪集》确实到了刘承幹手中。

二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前晚张君来,携到手书,敬谨领悉。《三国志》既已携到,当与磋商,共洋四百九十元,成交矣。一昨拟偕醉愚^③兄走谒,便道过石铭^④兄,则知裕商燕集,长者已允惠临,相见在即,因而折回。今晚携书来前,不意尊忽辞谢,并审明日驷从吉旋,心亲迹阻,惆怅奚如。穆子美^⑤兄前日寄到《徐寿臧先生年谱》写样一册,原稿一册,来函囑即送呈台阅即校寄苏,以便早日授梓,用特尚价贡言,乞即将写样校寄,同深感盼。其原稿即以缴还。邨架惟《徐谱》首页第二行有“不孝”二字,顷间燕集时,同人均以此二字为不雅观;第三行“同里”二字亦可省,欲径删去。侄于目录之学甚浅,不敢臆断,敬求长者酌之。《司空表圣诗集》醉愚已从浔上带出,未识台端,倘果即是此本,请假以《唐诗统签》,仍交侄处,以便写校付梓附上大察,统希尊裁。消寒会雅集而后,同人咸思赓续,梦坡^⑥先生屡与侄等斟酌,与渊若^⑦、

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日记三”,江苏凤凰出版社,2014年,第248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目录一”,第286页;缪荃孙等撰,吴格整理点校:《嘉业堂藏书志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549页。

③即沈醉愚,名沈焜,号醉愚,浙江南浔人。著有《一浮沚斋诗选》,曾参与嘉业堂藏书楼的资料整理与保管。

④即张石铭(1871-1927),名均衡,字石铭,又称适园主人,浙江省湖州南浔人,为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。

⑤穆子美,与下文之朱文海,均为当时为刘承幹、缪荃孙等人写刻书者。

⑥即周庆云(1864-1933),字景星,号湘龄,别号梦坡,浙江南浔人。光绪七年(1881)秀才,南浔巨富,近代民族资本家。

⑦即汪渊若,名汪洵,字渊若,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,著名书法家。

语石^①诸先生定名淞社,初八日为浴佛之辰,侄略备粗肴,举行淞社第三集,惜台从遄归,如可缓行,仍希移玉,否则仍恳不吝珠玉,补题新什也。尚此,敬请著安!

愚侄刘承幹顿首,四月初六日

刘承幹癸丑(1913)四月初四日记:“有张姓者持缪筱珊书来,携元槧《三国志》求售,计共四十册,共洋四百九十元。”^②初八日又记淞社雅集^③,均与本函所记之事吻合,故可推定本函写于癸丑四月初六日。但《嘉业堂藏书志》所收《三国志》为宋刻本,非刘承幹函中所说的元刻本,《艺风堂藏书记》所收《三国志》则为明刻本,究不知到底是否成交。不过,缪荃孙在回函中确曾劝刘承幹:“《三国志》究是佳书,留之为是。”^④至于刘承幹函中征询是否可以径直将《徐寿臧年谱》中不雅、不洁予以删改,缪荃孙回函表示已经删改,并称:“近人著作不比古书,改移无妨。”

三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奉手谕,敬悉穆子美寄来查、徐两谱,已蒙校寄修补,甚感甚感。雪橙^⑤先生惠假张刻《仪礼注疏》,设非推爱屋乌,奚能得此善本,且承函报子美到申面授方针,仰费清神,尤深感荷。连日书贾携来各书,兹检出数种,共计十四册(又加二册),乞为鉴定。尚上,敬请台安!

侄刘承幹顿首,五月十七日

缪荃孙癸丑(1913)五月十五日记:“接穆子美查、徐两谱。”^⑥五月十七日又记:“致翰怡一信”^⑦,可知本函写于癸丑五月十七日。

函中所云“张刻《仪礼注疏》”,即张敦仁^⑧嘉庆十一年(1806)主持刻成的《仪礼注疏》,实际上,此书的校勘者亦即实际主持者则是校勘家顾广圻^⑨,由于有顾广圻的精心校勘,张敦仁之刻本才成为善本。缪荃孙《艺风堂藏书记》和

①即刘炳照,生卒年不详,字光珊,号语石,江苏阳湖人。工词,著有《留云借月簃词》。

②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江苏凤凰出版社,2016年,第81页。

③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82页。

④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591页。

⑤即王秉恩(1840-1928),字息存,一作雪岑、雪澄、雪橙、雪丞,号茶龛,华阳(今四川双流)人。近代目录学家、金石学家。

⑥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日记”(三),第260页。

⑦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日记”(三),第260页。

⑧张敦仁(1754-1834),字仲篙,一字古余、古馥,号古愚。泽州府阳城(今山西阳城)人。数学家、藏书家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进士,授江西高安知县、庐陵知府、迁铜鼓营同知,署九江、抚州、南安、饶州府事,嘉庆初,历松江、苏州、江宁知府,调江西吉安知府,官云南盐驿道、扬州知府。曾主持刊刻《韩非子》、《仪礼注疏》等,颇受时人重视。

⑨周慧惠:《天一阁藏顾广圻校〈仪礼注疏〉考述》,《文献》2016年1期,第72页。

刘承幹《嘉业堂藏书志》都只有明刊本《仪礼注疏》，说明缪荃孙和刘承幹皆无缘此书，而刘承幹在借到王雪澄所藏此本后，就情不自禁地慨叹，王雪澄是出于爱屋及乌之心，方通过缪荃孙将此书借予刘承幹。而缪荃孙自己也认为“张古余刻《仪礼注疏》可以覆刻”^①可见，在书籍流通中，始终避免不了人情之交流。

四(图见封二)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奉手示，敬悉种切。《言旧录》当即寄交穆子美写样。清颂堂《伪尚书》亦即飭印工抽出此种矣。丛书之刻在精不在多，且可一刻两刻，谬以虞山隐湖^②见勛，曷敢当此。然尊见极是，惜侄与石铭恂识之无，未足副敦勉雅谊耳，惶愧惶愧。昨小价回，谛视请柬，知尊躬有恙，想属微疴，定占勿药，然明日淞社雅集，座无车公，四筵未免寡欢耳。拟就社题再当详告，敬求珠玉，以为坛坫光耳。兹送上《赵彝斋文编》二册，又《明三朝圣谕》一册，敬悉鉴定。此种有无刻本，盖侄意此时不在多藏而欲多备稿本也。至陈敬璋^③之履历，侄已假得《海昌备志》二册，其中记载甚详，并补遗奉上，仍乞垂察，余俟明日趋谈。书款七百元亦明日带呈矣。尚此，敬请颐安！

侄刘承幹顿首，六月初五日

缪荃孙日记癸丑(1913)六月三日记：“交《言旧录》、《查他山年谱》与翰怡。”^④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癸丑十月十七日有“穆子美自苏州来，带来新刻《言旧录》、《闻过斋》”^⑤，本函则言“《言旧录》当即寄交穆子美写样”，刘承幹当在收到缪荃孙交来《言旧录》后，即刻将其寄交穆子美，而穆子美则在是年十月十七日将《言旧录》刻样带交刘承幹。如此，本函当写于癸丑六月初五日。

刘承幹函中请求缪荃孙代为鉴定之《赵彝斋文编》和《明三朝圣谕》二书，《嘉业堂藏书志》均有收藏，虽不知刘承幹收藏之本是否即函中所及之本，但缪荃孙为《嘉业堂藏书志》所撰二书之叙录，即可以视为他对于刘承幹请求之答复。其中，对赵孟坚之《颐斋文编》，缪荃孙据刘承幹所藏鲍氏知不足斋钞藏本，认为其“校勘颇细”，并已刻入《嘉业堂丛书》^⑥；对杨士奇所撰《三朝圣谕

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591页。

②指藏书家毛晋(1599—1659)。因其在江苏常熟虞山建汲古阁以藏书，又世居虞山东湖（又称隐湖），故后世以虞山隐湖代指毛晋。

③陈敬璋(1759—1813)，一作陈璋，字奉莪，号半圭，又号惺庵，海宁新仓人。清诗人、藏书家。郡庠生。工诗、古文辞。

④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日记三”，第262页。

⑤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日记三”，第124页。

⑥缪荃孙等撰，吴格整理点校：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第586页。

录》，则认为“录其永乐、洪熙、宣德三朝面谕及奏事之语，语语实录”^①。如刘承幹最终收藏的即是缪荃孙此处所及两本，则缪氏的鉴定意见对刘承幹藏书的指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。

关于函中提到的清颂堂《伪尚书》，缪荃孙在致刘承幹函中有进一步说明：“《清颂堂丛书》止八种，并无《尚书》，其书刻在道光末年，早有印本，并无此书。伪古文，此案已定，争者固谬。伪《焦里堂》可恶，伪《清颂堂》尤可恶，似宜屏去此种，不必印入。”^②

五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两奉惠笺，敬悉种切。张刻《仪礼注疏》承雪橙廉访代觅见贻，以慰渴思，甚深感荷。复承将值转交，尤为费神之至。又蒙送到《仪礼》三种，将来校勘藉资佐证，甚善甚感。其值一百三十元，当如数奉缴。札云拟招子美来申面交付梓，第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两单疏均拟交朱文海写刊，则此书亦拟交朱劖劖，盖刻工朱则较胜于穆，而穆处已有《吴兴备志》、谈钥《吴兴志》、《吴兴掌故录》各种，故此三种拟交朱刻，以归一律。长者交来之《御览》、《元龟》均属旧钞，第《元龟》此间早经买定，而《御览》该估虽亦有一部，却非全书，蒙以见饷，尤为感幸，其值亦当如数奉缴。《元龟》二册仍还签掌，敬悉察纳。蒙赐大著《藏书续记》，稽首拜嘉贤于百朋之锡，拜领，谢谢！《宋会要》雪橙廉访允为出借，甚感隆情。似此贵重之书，订一合同，亦属应有之事，但鄙意最好借重鼎言，先假数十册一观，以定刊否。盖书虽极佳，倘付抄非易，或转知难而退，故必须先看过然后定乃得能如愿，俟当照来书之数写一收条，以为凭证耳。顷小价回，奉回惠诰，并蒙指示贽本，感荷非浅。唐元素^③先生交来元槧《三苏文集》一帙，又另有《弢园杂录》一册，并呈法鉴，其书若何，约值若干。而《杂录》据云未经刻过，索价十四元，未识值否？统希核示为荷。日来贱躯欠适，屡欲趋谒，致迟迟未果，稍健，当即趋前，藉领教益。醉愚处存有诸先生寿长者诗，嘱为附上，希大吟坛察存焉。尚此，敬请颐安！

侄刘承幹顿首，八月廿九日

刘承幹癸丑(1913)九月初四日记：“前由缪筱珊先生送来各种书籍，于今日检点，计明钞本《太平御览》、张刻本《仪礼注疏》、岳翻宋本《仪礼》单注、闻人佺校正明刻本《仪礼注疏》、陈凤梧注明本《仪礼》。”^④与本函所述之事正和，据

^①缪荃孙等撰，吴格整理点校：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第273页。

^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593页。

^③即唐晏(1857-1920)，字元素，号涉江，原名震钧，字在亭，满洲人。光绪八年(1882)举人。官甘泉知县，迁陕西道员。工篆、隶，能画。有《海上嘉月尘诗》。

^④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114页。

此则大体推断,本函写于癸丑八月廿九日。

本函及下文第九函所及《宋会要》,是近代中国典籍整理收藏史上的一件大事。该书原为徐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所辑。徐松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去世,其书散出,所辑《宋会要》稿本辗转流落到北京琉璃厂书肆,为缪荃孙购得。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,遂将稿本交予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广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《宋会要》稿本分两次卖与刘承幹。于是,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嘉业堂所有。刘承幹致缪荃孙函中所谈的,就是他和缪荃孙商讨,如何从王秉恩(雪澄)手中购进《宋会要》的事情。而缪荃孙致刘承幹函中,亦有相关介绍^①。

该书之原稿1931年被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购藏,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出版,名之曰《宋会要稿》。1957年中华书局再度影印,名之曰《宋会要辑稿》。1964年,台湾世界书局以《宋会要辑本》之名,影印入《中国学术名著》第六辑。今天阅看此书当然已不是多么困难,但在当时,确属难得,所以刘承幹一则说要先借几册阅看一过,一则说在已经议定的一千元基础上再加一二百元也是可以考虑的,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程度。

六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前奉手书,当即具复,并呈《太仓稊米集》一套,计邀台察矣。《周易正义》承于一卦之中校出二百馀字,即此一端,具见长者老年力学,孜孜不倦。且允见让《毛诗单疏》,哀然经籍,谓可与文选楼齐驱,压倒一切。任何人斯,奚敢与先哲颉颃,要亦长者溢分之宏奖也。《松乡先生集》承出邨架所藏,见示抄本已经校过,洵为善本,得此已足欣幸。该值四十元,谨以奉缴。元槧确系珍品,还归签阁藏之。兹有书估携来《宋元事鉴》,云系邵二云^②先生点校。侄嘱益庵^③兄阅之,略撷此中要旨并书,敬求正法眼藏鉴定。前途索值六百番,且索迅速回音,祇乞鉴阅后,即交来伴带下为荷。鄙意此种书籍如可付刊,则与购取,若购而不必刻者,则何如还之之为愈也。其书共系六十册,谨以附告。耑泐奉烦,敬请颐安!

侄刘承幹顿首,二月廿一日。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甲寅(1914)二月十九日记:“是日缪筱珊送来旧钞

^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599页。

^②即邵晋涵(1743-1796),字与桐,号二云,又号南江,浙江余姚人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进士,清代著名学者、史学家、经学家。

^③即孙德谦(1869-1935),字受之,一字寿芝,晚号隘堪居士,江苏吴县人。历任东吴大学、大夏大学、交通大学、国立政治大学教授。著有《太史公书义法》、《汉书艺文志举例》、《刘向校讎学纂微》、《六朝丽指》等。

《松乡先生集》，计洋四十元。”^①与本函“《松乡先生集》承出邺架所藏，见示抄本已经校过，洵为善本，得此已足欣幸。该值四十元，谨以奉缴。”相合，故本函当写于甲寅二月廿一日。

函中所及《宋元事鉴》，《嘉业堂藏书志》未收录。清代毕沅不满于历代包括清人徐乾学等对于《资治通鉴》的续补工作，于是嘱幕僚文人重新编撰，然而初稿只是把徐乾学之书略加删润而成，仍然不够理想。毕沅便延聘邵晋涵、孙星衍、洪亮吉等学者进一步修订，邵晋涵实负其责。函中所云邵晋涵点校《宋元事鉴》，当指此事。邵晋涵在此基础上，又撰《宋元事鉴考异》一书，说明材料取舍之故。缪荃孙致刘承幹函中对此情节亦有交代^②。然查刘承幹《求恕斋丛书》和《嘉业堂丛书》，均未收《宋元事鉴》或《宋元事鉴考异》，看来他认为此书属于“购而不必刻者”。

七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由邺奉上寸缄，计达典籤矣。久不奉教，屡思趋候起居，并招雅集，乃日来为暑所困，贱躯欠适，致未趋前，本以今日为卢抱经学士诞辰，奉邀小饮，亦以小病未果，鄙怀殊怅怅也。日昨张让三^③丈交来《蛟川诗系》十册，系盛省传^④太史嘱侄转上尊前者，兹特奉上，敬希察收。侄近得旧抄结一庐藏本《闻过斋集》，系邵位西^⑤比部手校，侄现将新刊本自校一过，惟所校之文无几，而讹字已属不少，且有多至一行者，应如何处理，俟晤请示遵行也。兹有人携来拜经楼批校《十三经文钞》，索价二百四十元，价虽太钜，总可商减。该批是真是贗，或佳或劣，乞为察核，即求评定赐示为荷。又有抄本二十四册（亦索二百四十元），种数甚多，系翁印若^⑥君送来者。该书佳劣如何，亦求法鉴示悉，至以为恳。惟际此酷暑流行，奉扰渎神，殊觉不安之至。忝恃爱末，伏希俯原。《徐寿臧先生年谱》兹已寄苏修改，原

①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149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597页。

③即张美翊（1856—1924），浙江宁波人。曾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。

④盛炳纬（1856—1931），字省传，又字养园，浙江镇海人。生卒年不详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乡试中举，次年殿试中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1885年提督四川学政。1891年任江西学政，继又兼江西乡试监官。后奉母辞官回乡，热心创办和发展家乡教育。

⑤邵位西，即邵懿辰（1810—1861），目录学家、文学家、藏书家。字位西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后升刑部员外郎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坐济宁府以治河无功被撤职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由安庆引疾归，家居养亲。十一年太平军围攻杭州，助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抗太平军，在战乱中身亡。撰有《礼经通论》、《尚书传授同异考》、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等。

⑥即翁绶祺，字印若，江苏吴江人，生卒年不详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举人，后官广西梧州、平安等县。酷嗜金石、书、画，尤精鉴古，善画山水。著《汉铜印笺考》。

本附缴。校过之《彝斋文编》一册原拟交文海剡改,此间遍觅不得,未识呈奉各书时曾误换入否? 耑泐贡言,敬请颐安!

侄刘承幹顿首,六月初三日

函中云“侄近得旧抄结一庐藏本《闻过斋集》,系邵位西比部手校”等语,当与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甲寅(1914)五月三十日、六月初三日所提其新得《闻过斋集》时间相近^①,即此可定本函当写于甲寅六月初三日。

缪荃孙曾致函刘承幹,对本函所言之事有所回应。其中有云:“《十三经文钞》,书至乏味,翁印若书,亦太平常,尽可不购。”^②评价不高。《嘉业堂藏书志》收录缪荃孙撰写提要,引述吴騫跋语,亦多所贬低^③。同书所录董康撰写提要,虽未对本书做出评价,但认为“全书丹黄殆遍,指摘切中肯綮,寝馈之功,尤在作者之上”^④。也许正是看到了批注的价值,刘承幹最后还是决定予以购进。

八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昨奉惠示并书一包,敬悉种切。承为先严慈作传,伏念先严毕生劬学,未遂显扬,先慈抚不肖成立,兢兢苦节,罔极莫名,今得长者一言以张之,俾可附骥千秋,永垂不朽,寸衷感激,莫可名言。顷复奉示,述及《龙凭》、《藤峡》等卷,此书系朱文海承办,侄已囑彼重写,以归一律。侄屡拟趋前,忽于前月廿五六间起,为二竖所困,病躯委顿,迄未复原。长至将临,梦坡于月之四日举行消寒第一集,闻已具柬奉邀,届时想长者必然惠莅,侄倘能出门,亦必奋袂前往奉陪未坐。杯酒清谈,旧欢重续,固所愿也,但不知能赴否耳。耑泐谨复,敬请颐安!

侄刘承幹顿首,十一月初二日

下函所及缪荃孙为刘承幹父母亲撰写传文,在本函中亦有述及,则大体推知写于甲寅年间,而函中所说“梦坡于月之四日举行消寒第一集”,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甲寅(1914)十一月初四日更有明确记载,从而确知本函即作于甲寅十一月初二日。

缪荃孙为刘承幹父母亲所做传文,分别为《赠光禄刘紫回水部家传》和《刘母邱太夫人传》,均收入缪荃孙《艺风堂文漫存·癸甲稿》。刘承幹之父亲刘安澜一生功名未得,声名未显,但缪荃孙认为其所辑纂之《国朝诗萃》“考订精审,小传表章作者仕履,兼及逸事,与郭于宫之《全金诗》、顾侠君之《元诗选》可与并论”^⑤,给予了较高的评价。刘父去世后,邱太夫人入刘承幹为嗣,“抚承幹以

①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175-176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艺风堂书札”,第607页。

③缪荃孙等撰,吴格整理点校:《嘉业堂藏书志》,第170页。

④缪荃孙等撰,吴格整理点校:《嘉业堂藏书志》,第170页。

⑤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一”,第548页。

恩,出入顾复,不恃乳媪”^①,“迨承幹入泮,授室,始有喜色”^②,准确而全面地表现了邱太夫人抚育刘承幹的艰辛。

九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两奉手书,并止相^③暨积余^④观察函,敬谨领悉,本应趋前面谈种切,是以迟未奉复。昨诣子修^⑤提学,述及陈诒重^⑥参议于今晚赴湘,允为备函,嘱侄将洋六百元即托陈君带去,较为妥便。葵园^⑦司成处,侄敬谨尚函为谢。惟是表扬先世,借重宏文,非得长者九鼎一言,曷克仰邀椽笔。此次最好由长者亦备一函,以昭郑重,用敢奉读清神,乞赐一缄,亦托陈君一并带去。无厌之求,伏希鉴原。所云雪橙廉访《宋会要》索价似嫌昂贵,前此既有千元之议,其价已足,兹则重以尊言,似亦未便坚持,拟稍加一二百元以副雅意。至于《郑堂读书记》,此间所购原稿论值无多,谅所索亦复无几矣。校费若干,未蒙开示,一俟示知,当即尊缴穆子美处。《南唐书》原稿四册、写样四册,《吴兴备志》原稿写样各两册昨已寄来。《玉井樵唱》亦已检出,一并呈奉。前杨定敷^⑧给谏惠寄《云南水道考》一册,函询能否付刊,兹特附上,请便中正法眼藏鉴定之。尚泐奉叩,敬请颐安,并颂著祺。统希惠察。

侄刘承幹顿首。十一月十三日。

函中述及王先谦为刘承幹父母撰墓志铭之事,其中“陈诒重参议于今晚赴湘,允为备函,嘱侄将洋六百元即托陈君带去,较为妥便。葵园司成处,侄敬谨尚函为谢”等语,在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甲寅(1914)十一月十二日亦有记载:“出至开封路访吴子修,与谈良久,据云陈诒重参议于明日返湘,余所求王益吾祭酒为先严慈撰墓志,理应专函奉谢,子修嘱余速即备函,并将润洋陆百元托

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一”,第549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一”,第550页。

③即瞿鸿禨(1850—1918),字子玖,号止庵。因官至军机大臣、内阁大学士,故又称止相。

④即徐乃昌(1869—1943),字积余,号随庵。近代藏书家、刻书家。

⑤即吴子修,指吴庆坻(1848—1924),字子修,又字敬疆,号补松老人。

⑥陈诒重(1871—1929),名毅,字诒重,以字行。室名郇庐。湖南湘乡人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进士登第,授刑部郎中,后官至邮传部主事,京师大学堂提调。清王朝灭亡后,应同僚刘廷琛等人之邀,客居青岛,常与恭亲王溥伟联系,为积极的复辟派。1917年张勋复辟时,曾授邮传部右侍郎。

⑦即王先谦(1842—1917),字益吾,号葵园。曾任国子监祭酒,故又称司成。

⑧即杨晨(1845—1922),名保定,字定孚,又字蓉初,晚号月河渔隐,浙江台州人。光绪三年(1877)中进士,授翰林院庶吉士,充国史馆协修,光绪十年(1884)考中御史。后历任顺天乡试同考官、山东道与河南道御史、河北定兴县掌教河阳书院、刑部掌印执事中等。

诒重带去。”^①，二者完全吻合，则本函当作于甲寅十一月十三日。王先谦为刘承幹父母所撰墓志铭，分别题作《诒赠光禄大夫刘君墓志铭》^②、《刘母邱太夫人墓志铭》^③。

乌程周中孚所撰《郑堂读书记》稿本在周中孚故世后，先归朱椒堂，再归洪鹭汀，后归刘承幹，刘承幹据广益书局所藏抄本予以校勘，然后刻入《嘉业堂丛书》，刘氏并撰跋语，介绍此书作者、内容及其流传^④。

十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顷奉手谕，敬悉种切。穆子美所刻各种奏刀既劣，又甚玩延，是以不允多支，原属警之之意，乃伊窘极，走而求援，侄已仍付三百元，惟饬其此后若蹈前车，则刊清各稿而后即行停止，若能赶快精刊，仍可委伊承办也。岁聿云暮，诸务倥偬，贱躯迹日又复欠舒，屡拟趋前，因是未果。清史馆一席承长者说项，谬叨鸷荐，滥厕齐竿，感愧之私，奚可言喻。寄复赵制军一缄，谨已缮就，敬乞转寄京师。承为先严慈作传，借如椽之笔，彰表幽光，不独侄感激涕零，即先严慈地下有知，当亦结草于九原矣。敬奉撰敬一函，聊以将意，未足润史笔也。驹光如驶，倏已岁终，诸事奉劳，涓埃未报，谨奉年敬一函，区区致敬，伏希哂存。本应备物申敬，藉表微悃，深恐不合尊需，是以径呈番佛，不恭之处，还祈鉴原。《冬青馆》原刻此间遍觅只有一册，未知尊斋有余存否？敬乞便中觅之。明晚醉沤斋雅集，所需顾、闾年谱合刻，当即检出带呈。《孙徵君年谱》，侄处虽有《夏峰全集》^⑤，一时不在案头，俟将来查阅，倘有斯谱，只好另觅，如其未刊，侄准即授梓也。阮文达年谱承嘱，依《雷塘弟子记》照刊，鄙意此书流传甚广，今夏购得《灵岩山人年谱》，似较阮谱为稀，未识尊意何如，还祈不吝教言，南针指示，幸甚感甚。日来稍暇，再当抠谒尊前，叩谢种切。尚泐贡臆，兼以志谢。敬请颐安，并贺念釐。

侄刘承幹顿首，嘉平廿二日

尊致醉愚函已领悉，嘱笔敬请年安。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甲寅(1914)十二月二十二日有“嘱醉愚作函致缪筱

①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06—207页。

②王先谦撰，梅季校点：《王先谦诗文集》，岳麓书社，2008年，第251—252页。

③王先谦撰，梅季校点：《王先谦诗文集》，第261—262页。

④缪荃孙等撰，吴格整理点校：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第1292—1293页。

⑤《夏峰全集》，即《孙夏峰全集》，孙奇逢撰。孙奇逢(1584—1675)，字启泰，号钟元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。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20余年，从者甚众，世称夏峰先生。顺治元年(1644年)明朝灭亡后，清廷屡召不仕，人称孙征君。

珊,承为我先考妣作家传各一篇,送伊洋二百元,又送年敬洋壹百元”^①之记载,与本函所述情节完全吻合,因推定本函写于甲寅十二月(嘉平月)廿二日。函中另外述及得厕身清史馆之席,则亦见于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之甲寅十二月初六日。

刘承幹对穆子美写刻书效果的不满,除本函外,下文乙卯(1915)五月初二日函也有表示。不仅如此,刘承幹在其日记中也几次说到,如“阅穆子美新刻之《吴兴备志》,字迹草率,半未修洁,而歪斜不整齐者亦复不少”^②;“是日穆子美自苏来,携到各种红样,谛视之,仍不精而且迟缓,深堪痛恨,伊求加刊资,余告以若能力改前愆,精选匠工精刻,则当每字一万加洋两元,若不精径须重刻,伊满口允诺,然疲顽性成,未必遽能改也”^③。此事甚至还连累了缪荃孙,刘承幹丙辰七月十五日记到:“午后穆子美自苏寄到《嘉泰吴兴志》、《吴兴掌故录》、《闻过斋集》、《冬青馆集》四种,余将《掌故录》先阅数卷,仍有误字,顾筱珊处已校过三遍,每叶校资洋一角,而亥豕乌焉,尚多讹讹,可见托人之难,盖天下无论何事,托人办,总须自己过目,否则必有误,可见人之为人办事,万不肯认真出全力以作也,岂独此校书而已哉。”^④因为穆子美刻书讹误太多,以致缪荃孙先后校对三遍,尚有很多讹误,刘承幹在忍无可忍之时,对缪荃孙办事的认真程度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,其实怀疑的不仅是缪荃孙办事的认真程度,也包括对待朋友的真诚程度。缪荃孙与刘承幹过从甚密,但缪荃孙在此问题上的疏失,同样会让刘承幹十分不满,不仅因为穆子美,另外一件类似事件也使刘承幹叹息以至痛恨不已:“缪筱珊处所经手校书之人,近来非常草率,往往校好复交与朱文海,文海遽尔上板,迨刻好后送予阅,常有大谬之处,多改未免伤板,不改则有关此书价值,岂非闷闷。然校资每页洋一角,前后共校三次而仍有误字,可见托人之难,凡事总非自己过眼不可,益见作事之难,可深长叹息痛恨者也”^⑤。刘承幹对缪荃孙有怨言,最主要的是因为穆子美由缪荃孙介绍而来,因而认为缪荃孙应该及时提醒穆子美而不能袒护。其实,缪荃孙并不是没有提醒过穆子美,他对穆子美的做法也多次表示过不满,曾在给刘承幹的信中就说过:“凡刻书,写者曰写样,刻出者曰毛样,校补既毕,揭去小签再印,方曰清样。穆子美岂不知耶?自知延缓,随口答应,可恶。”^⑥他甚至建议“穆子美不能刻书,尽可截止”^⑦。

①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16页。

②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52页。

③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76页。

④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85页。

⑤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88页。

⑥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619-620页。

⑦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624页。

十一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奉示敬悉。益吾司成惠笺亦已祇领，词多溢奖，深滋愧矣。贱躯今稍健适（即日当即敬诣台端，畅领大教），醉愚亦已小愈，惟日昨均未能趋陪，有负雅兴良多矣。《冬青馆》一册、《吴兴备志》底本三册，兹先呈上，其写样不识放存何处，一时难觅，容检出再呈耳（记似穆子美来沪交伊手带苏，容叩函询之）。尚泐谨复，敬请颐安！

侄刘承幹顿首，孟陬十一日

函中所说《冬青馆》及《吴兴备志》之写样，当指交由穆子美写刻之样本。关于穆子美写刻书之情况，甲寅（1914）十一月十三日、甲寅嘉平廿二日、乙卯（1915）五月初二日各函均有提及，其中十一月十三日函中称“《吴兴备志》原稿写样各两册昨已寄来”，本函中又云“其（按指《吴兴备志》）写样不识放存何处，一时难觅，容检出再呈耳。记似穆子美来沪交伊手带苏，容叩函询之”，则本函应在甲寅十一月十三日之后不远，即乙卯正月（孟陬）十一日。惟此日日记，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缺载，无法予以对应。

十二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承询及过批前后《汉书》，侄昨已检出细阅之，所过者不止警石^①先生一家，而《后汉》中尚有缺失，而补入者至有七册之多，用特呈上签阁，乞为转交聪甫^②驾部一阅。惟卷帙繁重，既有补配，恐不惬驾部之意，且系沈韵沧^③先生汇录各批，尤非副本可比，是以尘前后两首本加补配一本，窥豹一斑，即可知其大略矣。刘谦甫^④丈今日复来，侄以病未晤。《覃溪集外诗》遵论并其诗集送去，托其去其重复者而勘存之。昨朱文海来，即遵嘱将《东山年谱》写样，侄顷又检出《吹景集》二册，系吾浔董斯张先生说所著，此系原槧本，不必先校而后写也。二月朔为消寒第八集，倘贱恙稍愈，必当到社驂从，谅亦惠临，藉可面谈种切。尚泐贡肫，敬请颐安。伏希鉴察。

愚侄刘承幹顿首，孟陬廿九日

①即钱泰吉（1791—1863），字辅宜，号警石，浙江嘉兴人。著有《甘泉乡人稿》、《海昌学职禾人考》、《海昌备志》。

②即钱熊祥（1875—1966），字聪甫、冲甫，号听松，浙江嘉兴人。1953年12月入上海文史馆。工经史、诗文，曾任清陆军部郎中，武选司邦办，军司行走统计处处长，财政处副处长。

③沈韵沧，晚清浙江嵊县学者，其他未详。

④刘富曾（1847—1928），字谦甫，清代学者刘毓崧（1818—1867）之子，刘师培叔父。

据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刘承幹得到《吹景集》，时在甲寅二月三十日^①，故而本函中“顷又检出《吹景集》二册”，应在甲寅二月三十日之后，最有可能是乙卯（1915）正月（孟陬）廿九日。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正月二十九日恰有“是日早上刘谦甫来，未晤而去，因嘱醉愚作函致之，并交去《覃溪集外诗》稿本并已刊诗集，托其互相考证，删其重复而勘存焉”^②，据此则完全可以确定本函即作于乙卯正月廿九日。

这通信函是刘承幹对缪荃孙致函的回复。缪荃孙曾有函致刘承幹云：“昨日钱聪甫兄来言，云岁有人以过警石先生批点《汉书》售至兄处，留下否？如在尊处，可以原价让彼否？亲笔在寿甫处，聪甫殷殷想购回副本，亦属可嘉。弟为达到，如未留或不能让，均希示悉，以便回复聪甫。”^③今检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未见到此书，想刘承幹还是答应了钱聪甫的请求而将此书予以转让。

十三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晚席散遄归，风雨漫途，颇深悬系。今有人携至一单，计宋槧《参寥子集》、《编年通载》、《吴郡图经续集》、《中兴馆阁录》、《新定续志》共五种。该书系出自汪柳门^④少宰家，均有黄荃圃先生长跋，书本土礼居故物，复翁歿后，归于汪闳源^⑤家，再归于两曷轩^⑥，由两曷轩归于少宰。书则半多不全，闻长者均已见过，并请尊曾许其可售三千元，如无人问津，则长者允其代为脱售等云。侄并非自己欲购，乃友人所托，当日三千元之约，未识果有之否？侄代为询问，用特贡言左右，敬乞示知，以便转致前途，同深感荷。顷接履樾^⑦兄致醉愚一缄，附有雪澄廉访致鹭汀^⑧观察一札，附奉察核，王函仍祈掷还，俾可奉缴于洪也。所云《逊国臣传》^⑨，系吾浔朱文肃公

①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150页。

②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20页。

③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21页。

④即汪鸣銮（1839-1907），字柳门。浙江钱塘（今杭州市）人。同治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覃研经学。历督陕、甘、江西、山东、广东学政。光绪二十年任吏部右侍郎。既罢归，主讲杭州诂经精舍、敷文书院。

⑤即汪士钟（1786-？），字春霆，号闳源，清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藏书家，有藏书楼曰艺芸书舍。

⑥即吴云（1811-1883），字少甫，号平斋，浙江归安人，侨居苏州，咸丰九年（1859）为苏州知府。

⑦即钱履樾，清诸生，江苏太仓人。

⑧即洪尔振（1856-1916），字鹭汀，四川华阳人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副榜，两年后中举，历任溧阳、丹徒、丹阳知县，因事，获处分，遂赴苏州，筑鹤园以自遣。后迁居沪上，参与消寒社、淞社等，与文坛诸友诗酒唱和。

⑨《逊国臣传》，即《皇明逊国臣传》，明朱国桢（1558-1632，今湖州南浔人）撰。此书共六卷，专记明建文朝死难诸臣的生平史略，总计有166人的传记。

所辑,前途索价甚钜,以为关于史案,故特居奇,据云书已罕觐,未识可重刊否?敬求正法眼藏鉴定,倘可授梓,则与购取,否则,当即还之也。尚泐贡臆,敬请颐安。

侄刘承幹顿首

此函原件未见日期,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(1915)三月二十日记提及汪闳原旧藏,并有“今日备叁千元之庄票一纸”^①等语,与本函中所述之情节相仿,则其当写于乙卯三月二十日前后。

函中所云五种原藏于黄丕烈士礼居的宋刊书,黄丕烈均有跋语^②,从黄丕烈的跋语中,不仅知其书得来之不易,亦且知得书后之兴奋。詎料一旦身歿,则藏书即如财产,纷纷流入他家。

关于函中所及《逊国臣传》,缪荃孙在复信中明确说:“《逊国传》非秘本,与史案毫无关涉,亦不必刻。”^③

十四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久疏良觐,每欲奉谒,卒卒未果,然积思已成痼矣。日昨有书客携到宋槧《鸿庆尺牍》四册,谓系十六卷者,奇货自居,索价竟至二千五百元,此种价值实所罕闻,无意问津,伊邇之不休,嘱为评得如何即还何许。今日又有书客携元刻两种求售,《毛诗疏义》索值壹百廿元,《通鉴》则索四百,用特奉上,敬求正法眼鉴定,该三种究是宋是元,各值价多少,务希为之评价,暗中关会,侄即可据以还价。若系贋本,侄本无意,即以还之。有费清心,无任感荷。饶君星舫^④述及《史记》抄配,恐有讹谬,非影写可比。是否先将钞配本一校,以免错谬,用敢奉询。尊意如何,还祈示知祇遵。穆子美顷间来此,仅携来《吴兴备志》刊样两册,侄谛视之,刻手既劣,而又迟延至此,因告以将刻残数种竣事后即拟停止,故此次仅支借百元,将来容易扣退耳。《冬青馆》原本是否尚在尊处,乞告知为感。尚此奉讯,敬请颐安。

侄刘承幹顿首,五月初二日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(1915)五月初二日记:“邱绍周来,携到宋槧《鸿庆尺牍》,系十六卷者,书则只有四册,而索价至二千五百元,亦可谓奇货可居。余答以无意,再四怂恿,乃以姑待评价而已。”^⑤正乃函中所述“日昨有书客携到宋槧《鸿庆尺牍》四册,谓系十六卷者,奇货自居,索价竟至二千五百元。”因而本函当写

①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29页。

②分见于《菴圃藏书题识》,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618-619、89页、163页、208-210页、170-172页。

③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艺风堂书札”,第623页。

④饶星舫,晚清民国著名写工,湖北黄冈人。

⑤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33页。

于乙卯五月初二日。

对刘承幹函中所询各事，缪荃孙回函中曾有部分回答：“《鸿庆尺牍》，宋元皆有之，此书实难定其为宋为元。”“《毛诗疏义》，是明正德间刻，值数十元。《纲目集览》（按即刘承幹函中所指《通鉴》），明初刻，值百元耳。《史记》，星舫云先校是不错，第借潘本，并以金陵局刻张啸山三注校本证之，亦撰校记，较妥。”^①知者答之，不知者存疑，可见缪荃孙对刘承幹还是很负责的。

十五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奉诵手示，敬悉种切，附来陶子麟函件字样，查东山《罪惟录》及见还《炎徼纪闻》、《冬青馆甲乙录》、《吴兴掌故录》三种，均已一一收到矣。承示查著，系属东山亲笔，允推奇籍。惟索值千元，似乎太鉅，且俟景韩^②先生莅临，再与磋谈也。汪渊若丈遽作古人，身后萧然，实堪悯恻。频年社集，忝列契末，此次敢不稍尽区区。惟是兰泉^③先生，侄不甚熟识，将来酌定而后还请长者转交幼舫^④先生，至以为荷。阎谱承交文海，甚妙，甚荷。惟此谱系从何处得来，代购，抑系借刊，敬乞示知为感。前月修敬本拟早日送上，缘侄连日亲拟走谒，而每以事未果，兹特奉上，迟迟为歉，幸希鉴原。陶函二缄附缴察收，稍俟谨当趋谈，借聆教益。尚泐奉复，敬请颐安。

侄刘承幹顿首，六月初二日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记刘承幹乙卯（1915）五月二十日“午后至山海关路玉佛寺吊汪渊若之丧”^⑤，六月初二日又有“缪筱珊遣人送书来，并还《冬青馆甲乙集》、《炎徼纪闻》、《吴兴掌故录》三种，因作函答复”^⑥，则本函写于乙卯六月初二日确定无疑。

本函是对缪荃孙来函的回复，可以互参。缪荃孙函云：“陶子麟两函及字样呈览。查东山之《罪惟录》九十卷，首尾具，序及论皆手书，有清一朝未敢出现，全谢山、吴兔床均未得见。此费景韩送来，云转售吾兄，索千元……又，新到《阎古古年谱》，国初大人物，径付朱文海矣，二册，鲁一同编。”^⑦

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24页。

②即费寅（约1872-1933），字景韩，号复斋。著有《复斋先生遗集》。

③即陶湘（1871-1940），字兰泉，号涉园，江苏武进人。近代藏书家、刻书家。

④即吕景端，字幼舫，号蛰龠，又号乐禅，江苏人。光绪时举人，历任内阁中书，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，主持笔政最久，书工行楷，诗文秀逸，并擅词，为时所重。

⑤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36页。

⑥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37页。

⑦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26页。

十六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奉手示，并《罪惟录》谨已察入。日来每拟趋诣，又缘贱躯欠适未果。狂飙雨后，继又酷热，想长者亦简出也。日昨朱文海来，携到《台州金石录》，嘱为作椽，本应仍交礼堂兄书之，因伊素性疏懒，不易交卷，当即另寄他人也。承尊欲为《闽风集》撰跋，甚感甚感。惟前此一山^①丈所校之样本为移居失去，今飭文海重印，再寄一山丈校阅一过，仍求长者鉴定，且为著跋也。兹有书估携来宋槧元修《春秋正义》计三十册，索值三百六十元；元槧大字本《仪礼》，索值四百元。《正义》经醉愚约还双百，未知值否。又《仪礼》是否元槧，其价约值几何，用特遣价将首本呈请正法眼藏评定，并约所值，不胜感叩之至。残暑犹灼，诸希珍卫。尚泐奉恳，敬请颐安。

侄刘承幹顿首，六月十九日。

函中所及元槧《仪礼》、宋槧元修《春秋正义》，应即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（1915）六月二十二日所说元槧十二行本《仪礼集说》和宋槧十行元明修补本《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》，且日记中明确提到二书之价为四百元^②，因此本函当写于乙卯六月十九日。

函中询及《仪礼》的价格，缪荃孙复函云：“《仪礼》是元刊本，盱眙吴勤惠公物。昔年在川督任，即弟代购物，重逢，感慨系焉。价约二百元上下，此时价，旧价只四十两。”^③看来他基本认同原来的索价。但查《嘉业堂藏书志》，未见此书，大约议价未谐，未能收藏。

函中提到缪荃孙承允为《闽风集》撰写序跋，查《嘉业堂丛书》及《艺风堂文集》、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及《艺风堂文漫存》等，均未见到该文，缪荃孙书信、日记等亦未有相关说明，俟考。

十七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日前奉邀小酌，适尊躬有恙，未获惠临，坐无车公，未免减欢耳。东山所著《罪惟录》，前景韩兄见顾，述及此书原委，惜无力刊其乡先遗稿，甚愿侄为授梓，以广流传等云。旋由醉愚谈定，以五百八十元购成，并交下尊撰跋言，考核精详，得此益足宝贵。惟景韩仍将原稿携回，谓须与长者接洽，乃可交来。自侄购有此种，同人争观为快，并愿先睹尊著，俾知原由，用特贡言左右，敬乞写给一纸，以便订入该书，俾阅者一目了然，竟以奇书

①章一山，即章梈（1861-1949），名正耀，字立光，号一山，浙江宁海人。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进士，授编修。工诗能文。

②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41-242页。

③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27页。

相夸许也。据冯梦华^①中丞云，书中草书两序伊曾清录副稿，尚存尊处，敬求一并交下，至感至盼。朱文海来，携到《危太朴续集》刊样，侄略为翻撮，第九卷《张承基传》后薛绍彭^②《兰亭叙跋》有目无文，其下如是必有误，用特奉白。据文海云，现在刊样及原稿均送尊处勘校，乞于此两处留意焉，至以为叩。设或原文具在，或将目与文重刊数板，其薛跋《兰亭》或即补入此卷之末，一切均祈大裁可也。《閩风集》亦已印就，谨遵先送尊校，兹即附上。日来想已康复，侄屡拟趋候起居，以事未果，稍暇当即抠谒也。尚泐贡臆，敬请颐安！

侄刘承幹顿首，六月廿九日

函中“东山所著《罪惟录》，前景韩兄见顾，述及此书原委……旋由醉愚谈定，以五百八十元购成”云云，与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（1915）六月二十五日“费景韩来，余未晤，其旧钞稿本《罪惟录》，昨由醉愚与彼谈定，计壹百册，价洋五百八十元”等正相合，可知此函写于乙卯六月廿九日。

缪荃孙致刘承幹函中，曾经明确说：“查东山所著，只《罪惟录》可刻，余则置之。”^③在对查东山其他著作不太看重之中，也肯定了《罪惟录》的价值。

十八

敬再启者：

前臧甫就正，拟遣价呈上，适奉手示，敬悉种切。《闲渔闲闲录》，侄阅其书，半记云间故事，知为松江人，连日检查松属志书，未曾检出，乃长者已查知为赵显撰，甚感甚幸。谨将《华亭县志》呈上，又《海昌备志》一并检奉。承允嘱子彬兄仿篆金石志，甚善甚善。第本月初适与许子颂^④丈谈及由伊携交，其婿都小蕃^⑤君书之，前已交来，托文海带上察阅，未识用得否，有负盛谊，甚深感歉。邨架忽遭屋漏雨淋，损书至为可惜，侄知之亦为闷闷。尚泐续布，再请台安。

侄承幹再顿首，六月三十日

①即冯梦华（1842-1927），名冯煦，号蒿庵，江苏金坛人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探花。历凤阳守，四川按察使。累官安徽巡抚。工诗词骈文，著《蒙香室词》。

②即薛绍彭，字道祖，号翠微居士，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宋代著名书法家。与米芾齐名，人称“米薛”。

③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13页。

④许淮祥（1841—？），原名诵禾，字子颂，晚号狷叟，浙江海宁人。著有《海宁乡贤录》、《狷叟诗录》、《说文徐氏未详说》等。

⑤都俞，原名显曾，字小蕃，亦作肖蕃，别署颐庵，八砖室主，30岁后更名俞，浙江海宁人。光绪（1875-1908）间举人。善画设色花卉，极娟秀。书宗两汉，颇具功力。晚年卖画为生，但不多作。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前后卒。有《都肖蕃花卉册》。

孙佩南^①京卿文集昨已介一山丈交来,侄阅之尚多不能明晰,即日奉谒,当带奉浏览,面领教言也。

侄承幹又叩

函中所述“《闲渔闲闲录》,侄阅其书”,当与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(1915)七月十七日“阅新刻样本《闲渔闲闲录》”^②,及七月二十三日“午后阅《闲渔闲闲录》”相隔时间不远,基本确定本函写于乙卯六月三十日。

函中述及刘承幹阅看《闲渔闲闲录》后推断作者为松江人,但编查松江府属地的志书,未能找到其人,是缪荃孙最后考知其人为蔡显。缪荃孙题写在现藏国家图书馆的《闲渔闲闲录》上一则跋语亦云“姓名不见,不知《松江志》中考得否”^③,说明缪荃孙起初也不清楚该书的真正作者。

对于函中提到的《海昌备志》,缪荃孙非常看好,他在给刘承幹的函中就说:“《海昌备志》至佳至少之书,乞留之。兄如不要,可为弟购,曾读一次,未能得也。”^④

十九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:

昨奉谕言,敬悉种切。《华亭县志》亦察入。《罪惟录》序跋,谨当什袭藏之。《危学士集》、《炎微纪闻》(借月山房本)谨检出奉上。《闾风集》当日已还一山丈,容向渠取来,再行呈奉也。《闲渔闲闲录》承为查出系蔡显所著,甚深感荷,然跋语又须费神重撰矣。兹有书估送来书籍三种,《读书记》索价捌拾,《五代史》陆拾,明抄《艺林咀华》捌拾,未知值否,敬祈酌定其数为感。(该书三种呈奉,鉴定之。又《本草经》两本,云是孙渊如^⑤观察自改本,未知可恃否。索价尚不昂,亦乞核定为荷)。尚上,敬请颐安。

侄刘承幹顿首,七月初三日

醉愚附笔请安。

函中提到《罪惟录》以及缪荃孙撰跋之事,与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(1915)六月二十二日所述“前由缪筱珊送来旧钞《罪惟录》……今景韩来此,出

①孙葆田(1840—1911),字佩南。山东省荣成埠柳镇人。清末官吏、学者、藏书家。晚年寄居潍县。同治十三年(1875)进士,授刑部主事,光绪八年(1882)改任知县铨授安徽宿松。1885年分校江南乡试,调署合肥知县。后历主山东尚志书院、河南大梁书院。著有《孟子编略》、《校经室文集》、《汉儒传经考》等。

②刘承幹著,陈宜整理: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,第245页。

③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226页。

④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596页。

⑤即孙星衍(1753—1818),字渊如,号伯渊,别署芳茂山人、微隐。阳湖(今江苏武进)人,后迁居金陵。清著名藏书家、目录学家、书法家、经学家。

示筱珊所撰跋语”^①相合，固知此函当写于乙卯七月初三日。

缪荃孙为《罪惟录》所撰长跋，见收于其《艺风堂文漫存·乙丁稿》^②。跋文详细列出全书三十五类的具体类目，并特意指出其称清朝未入关前为“东师”，入关后为“北师”，未加胡虏之名，未施丑诋之语以及喜说乱梦和惩应的俶诡之气等，综括为“非史氏之正宗”。

二十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前奉谕言，并《危集》、《闲闲录》两跋，改撰完密，遵即付梓。《危集》抄、刻两部并《闾风》印样均已察入，当托纪纲带奉。《武梁祠像考》、《校经室文集》计呈签阁。孙京卿文，侄近曾雒诵，品学纯粹，心甚折之，据黄石荪^③太守及诸公来书，以长者与京卿有知之雅，欲求弁其卷端，且集中但指某公、不署姓名者，如有所知，乞为指出，同深敬感。《闲闲录》原稿已校竣，乞交还。尚上，敬请颐安！

侄刘承幹顿首，七月廿一日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(1915)六月二十八日有“午后得章一山来书，送来《校经室文集》，系荣城孙佩南京卿葆田所著……后经奏保品学渊粹”^④，之后，六月二十九日、七月初一日、初二日、初五日、十二日、十三日、十四日日记均写到阅读《校经室文集》之事，七月十八日又记：“午后得缪筱珊书，索观瞿木夫《武梁祠石刻画像考》，又孙佩南《校经室文集》，即交其仆带去。”^⑤因此，本函当写于乙卯七月廿一日。

刘承幹函中祈请缪荃孙为孙佩南《校经室文集》作序，缪荃孙于柔兆执徐(即丙辰岁，1916年)立冬前一日欣然命笔题写了此文^⑥。序文中重点回忆了他与孙佩南交往的经历，尤其是二人对修志宗章(章学诚)还是宗洪(洪亮吉)的讨论，颇显孙佩南的学术主张与学术情怀。对文集的主要内容也做了一些介绍。但于刘承幹所提出的注出集中未予署名的人名，序文中没有交代，未知缪荃孙是否答应了刘承幹的请求。不过，从缪荃孙给刘承幹的函札可知，缪荃孙对于预备刊印的《校经室文集》做了比较细致的校勘，且校正了许多问题^⑦。

①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42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一”，第678-680页。

③黄石荪，光绪中叶以翰林转御史，历官皖、鲁等地。生卒年不详。

④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42页。

⑤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45页。

⑥此文原载于缪荃孙《艺风堂文漫存·乙丁稿》，后收入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一”，第639-640页。

⑦缪荃孙致刘承幹函，见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：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，第627页。

筱珊老伯大人尊鉴：

顷奉谕言，敬悉种切。承示增刻年谱四种，孙夏峰先生一代名儒，当授梓；顾亭林先生年谱本有百诗合刻，侄处亦有之，倘其增订与原刻不同则刻之亦妙，否则即有刻本，似不必再刻也。其顾、阎合刻本不在案头，即日检出，当即呈奉；《阮文达公年谱》以《雷塘弟子记》照刊，既曾行世，似亦不必重刻。好在孙、顾两年谱而外，尚有《东山年谱》，已为九种矣。尚有一种，前日曾以张苍水奉询，蒙长者允可刊刻，鄙意此种究系石印，并无刊本与其照刊，《雷塘弟子记》何如刻此之为愈也。至于尚平南^①《元功垂范》侄亦购备，念其武功彪炳，与文学诸家似嫌不称，鄙意如此，未识尊意以为何如，仍求酌示为禱。《元功垂范》奉缴，敬希察收。近有京客携来宋槧《名臣琬琰录》，都三十二册，索价九百元，大约七百元肯售矣。阅之似系元印，兹特呈奉，敬请正法眼藏鉴定之，其宋槧真否，价约值若干，统希核示。杨定敷给谏昨又寄来《汉志水道考证》，查《传经堂丛书》，似曾刻过，未识即是此编否？度长者必能洞悉，祈明以告之。如已刊行，则侄即拟备函寄还也。昨一山丈来，携到翁覃溪手书《易经附记》稿本，即系于晦若^②侍郎之物，此次伊自己提及，谓肯让售，其价未经宣示，侄意侍郎索价必钜，且与本生家严素有交谊，未便斤斤较量，事极为难，购否未定。然据侍郎云，此书可以授梓，将来设或购成，未识可刊否？特呈大察。一山丈又谓山左孙京卿葆田即向为合肥令而强项不屈李氏者也，平生喜古文，諒长者必知其人，弃世未久，近日一山丈得黄石荪太守曾源书，提及此事，太守与本生家严在青岛亦曾相识，现拟谋付枣梨，一山丈因怱怱侄举京卿之遗稿（共文集四册），畀之侵锲，侄虽未见其文，第念所刻之《求恕斋丛书》，专属近人著述，以之孱入，未知宜否。本拟趋前面领教益，缘日晷太短，而又戚友纷至，酬应繁冗，不能脱身，致未趋诣，歉仄良深。屡读清神，尤甚不安也。天气又寒，行将酿雪，起居动定，诸希珍卫为禱。尚泐贡臆，敬请颐安。统希垂览。

侄刘承幹顿首，十二月十九日

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乙卯（1915）六月二十八日已有黄石荪太守与刘承幹父亲同年又时相过从，章一山希望将孙佩南《校经室文集》刻入《求恕斋丛书》等记载^③，与本函所述相关情节正相合，且上函亦已提及此事，因此，本函当以

①即尚可喜（1604—1676），字元吉，号震阳，祖籍山西洪洞，后至河北衡水。康熙年间，晋封为平南亲王。与平西王吴三桂、靖南王耿精忠被后世并称为“三藩”。

②即于式枚（1853—1916），字晦若，广西贺州市桂岭镇人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礼部主事。

③刘承幹著，陈宜整理：《嘉业堂藏书日记抄》，第242—243页。

写于乙卯十二月十九日为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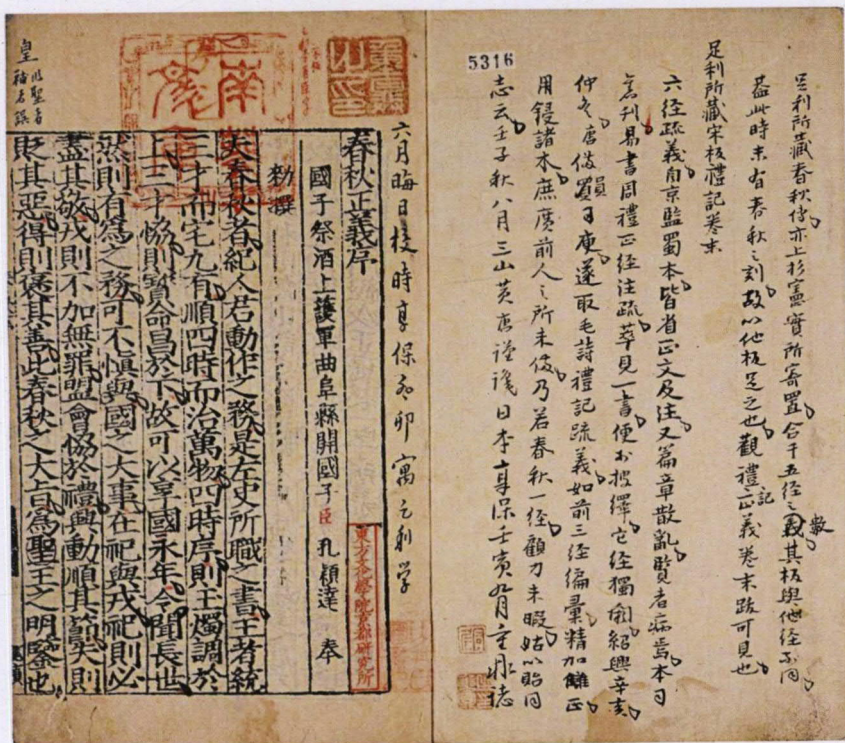
在刘承幹本函之前,先有缪荃孙来函云:“前日委查年谱,添足十家。弟处,《孙苏门年谱》、《尚可喜年谱》、《重订顾亭林年谱》、《阮文达年谱》似乎必传,乞酌之。”^①所以,刘承幹函中才有“承示增刻年谱四种”之说。而在接到刘承幹本函后,缪荃孙又回复曰:“《查谱》,一时忘记,理宜付梓。《张苍水年谱》,赵益甫刻入丛书,再刻亦无不可。《顾谱》系石洲重订增入者,荃手录成一册,本留自刻,决非翻张本也。《孙谱》闻亦刻过……《琬琰录》,宋刻明补,董授经得白纸初印本,价止二百元。荃见此书时,只索二百元,破烂不堪,许以八折,不意涨至如此。《汉志水道考》,《问经堂丛书》有之。覃溪经学不深,字迹可宝,不如刻其逸诗。孙葆田,古文家,似可刻,旧雨也。”^②后来,《查东山年谱》、《顾亭林年谱》、翁方纲《复初斋集外诗集外文》刻入《嘉业堂丛书》,孙葆田《校经室文集》刻入《求恕斋丛书》,而《汉志水道考》未刻,《名臣琬琰录》则未收,刘承幹均接受了缪荃孙的建议。

刘承幹所致缪荃孙21通书札,涉及《毛诗疏义》、《仪礼注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宋会要》、《西吴里语》、《吴兴备志》、《顾亭林年谱》、《松雪斋集》、《危学士集》、《孙夏峰全集》、《罪惟录》、《校经室文集》等数十种古籍的鉴定、刻印、传抄、及流播,是研究这些古籍出版与流转的原始资料,也可以了解到刘承幹与缪荃孙的交往和私谊细节。

【作者简介】吴青,女,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历史文献学、中国近代文化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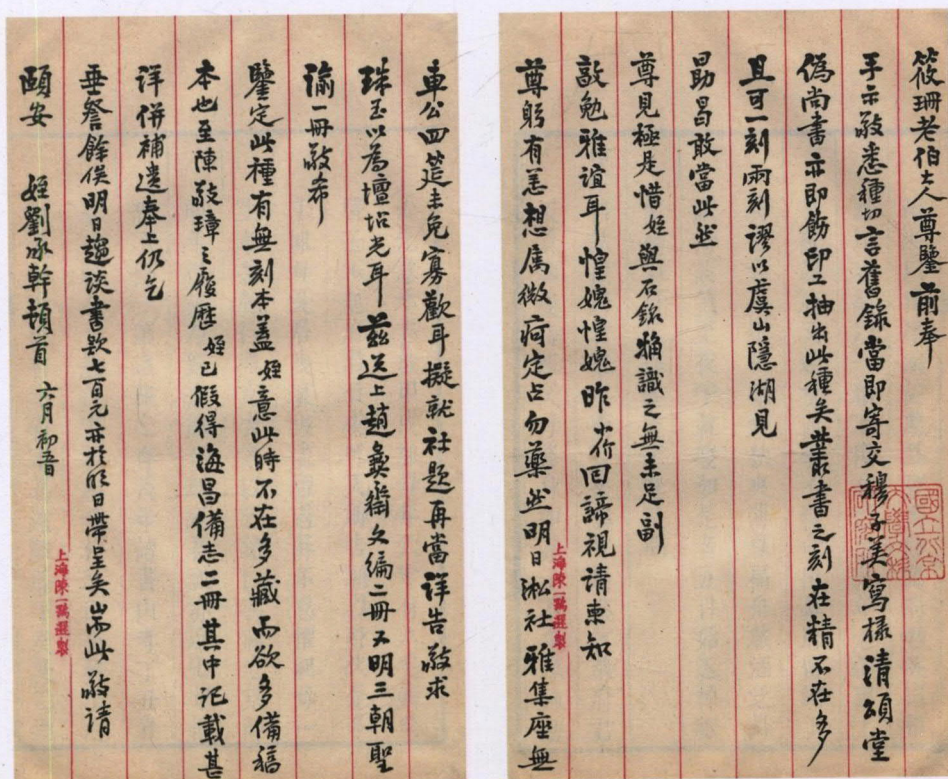
①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619页。

②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:《缪荃孙全集》“诗文二”,第619页。



山井鼎手校《春秋左传注疏》跋

详参王晓静《闽刻〈十三经注疏〉山井鼎校本价值考论》一文



刘承幹致缪荃孙函(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)

详参吴青《刘承幹致缪荃孙函札考释》一文